

VAXXINE
ANDREW STANWAY

(美) 安德鲁·斯坦维 著 蔡迎钦 译

一九九六年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文学类最畅销书，被翻译成法、德、日、俄
等六国文字，内容涉及了各国政府对发生事件的态度，及对事件一九九九年预示

性
疫
菌
之
乱



(京权)图字: 01-97-1768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性疫苗之乱/ (美) 斯坦维 (Stanway, A.) 著; 蒋迎钦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ISBN 7-5063-1537-8

I. 性… II. ①斯…②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0428 号

性疫苗之乱

作者: 安德鲁·斯坦维

译者: 蒋迎钦

责任编辑: 宋 朗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60 千

印张: 13.25 **插页:** 2

印张: 001-10100

版次: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537-8/I·1525

定价: 17.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篇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华盛顿特区 (1)

第二篇

一九九七年二月，莫斯科 (7)

第三篇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华盛顿特区 (109)

第四篇

一九九九年七月，佛罗里达州 (307)

Griffis

第一篇

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华盛顿特区

“好，巴顿，准备现场报道——十秒！”

巴顿·德威特——CNN 电视台高级工业记者，扬头甩了甩他那精心修饰过的头发，转过脸对着正在等待的比特坎电视摄影机，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开始！”

“在昨晚《世界评论观察》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中，法马韦克斯公司总裁莫滕·蒙哥马利公开指责行政局给他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缩短对塞米能药物的重要检验，现在，数百名活动分子正聚集在该公司的总部前示威，我身旁的这位是塞米能幸存者行动组的菲尔·曼科伟治。曼科伟治先生，这里的情况看上去有点不妙啊！有人会说这样的示威闹得太过分了。”

“哼！我们看这示威闹得不够。”曼科伟治满脸怒气地说道，“有人一直在遮掩，对不对？这该死的疫苗还没有通过检验，就被法马韦克斯公司的那些家伙投放进市场，安全措施根本不行，一定得叫他们赔偿。他们鼓动世界上数

万人——数百万人对这疫苗放心，对不对？这邪恶的东西……”

“所以，曼科伟治先生，”德威特和颜悦色地打断说：“你们具体要怎么办呢？”

“我们塞米能幸存者行动组的人正要求对整个糟得一塌糊涂的事情进行全面的调查，法马韦克斯公司和行政局——包括食物和药品管理局，他们彼此都一样有罪。哼！这些混蛋，他们只顾自己发财，而不管这疫苗会毁了人们的生命，损害整个社会。嘿，这些家伙罪恶滔天，一定得惩罚他们！”

这时候人越聚越多，叫喊声震耳欲聋。为了使别人听见，菲尔·曼科伟治的声音越来越高。突然，在慌忙设置的警戒障碍前，汹涌起伏的人群冲破了障碍，像一道巨浪，愤怒地涌入了修剪整齐、一尘不染的广场草坪里，几十名防暴警察设法把暴乱的人群隔离在大楼几码远的地方。

比特坎电视摄影机立即把镜头从曼科伟治和德威特移向暴乱的人群，使全美国的电视观众都看到现场实况。当暴乱分子开始投掷催泪弹时，警察们戴上防暴护罩，放下防毒护目镜。他们马上认识到，即使拥有精巧的护身盔甲和尖端的防暴技术，也对付不了人数大大超过他们的暴民，不可能长时间控制住这些人。

投掷物飞掷而来，一块五磅重的混凝土从高处的花坛边缘断裂开，砸在比特坎电视摄影员头上，CNN现场变成一团黑。

“天哪！那些家伙要杀人啦！”法马韦克斯公司总裁莫滕·蒙哥马利站在二十层楼上的董事会会议室，从窗口看着蜂拥的人群，“一定有人另找了新闻单位！那里的新闻记者和示威者一样多，总得有人现场报道！快点，简！”

一个六英尺的电视屏幕占了会议室最远处那道墙的重要位置，莫滕的秘书镇静地试遍了五十个电视频道，迅速跳过那些播放的比赛活动、情景喜剧的重播以及激昂演说的福音传教士等节目，不到半分钟，她找到了另一个新闻实况转播频道。

“……尽管法马韦克斯公司说他们投入了千百万美元来开发原来证明有效的多功能性疫苗，可事与愿违，它已造成众所周知的剧烈副作用，影响了世界许多人的健康，面对可能出现的巨大债务诉讼，行政局要求法马韦克斯公司承担费用。是以账单的形式解决债务诉讼的直接赔偿，还是法马韦克斯再投入数百万元来研制出一种有效的解毒药呢，这是今天激烈争论的问题了。”

“被国会的那些家伙抛弃的感受怎样？”莫滕的肩头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布拉德·福斯特上校，作为法马韦克斯公司董事会的顾问，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这件事。现在他与莫滕站在装着厚玻璃板的窗前，两人都俯视着下面沸腾的混乱局面。

“那个卑鄙下流、该死的俄国佬！我早就知道我们不该相信他”。兰德尔·丘奇沉痛地一拳打在桌子上，他是法马韦克斯公司温和纯洁的财政部长。

“见鬼吧，兰德尔！”莫滕冲着他的老朋友吼道，“我每年付给你五十万块钱，不是要你给我讲‘我早就告诉你’这样的废话！我们确实信任了那个卑鄙下流、该死的俄国佬！但你该还记得是谁那么急于要我们那样做吧！正是那些想把只有上帝才知道多少个亿美元价值的债务诉讼栽到我们头上的家伙——除非我们全力以赴，生产出解毒药。当然，这也是我的过错，我应该告诉他们该从哪里开始，支撑着进行合格检验，这就是我们败落的地方。但是我贪心了，我们的股民贪心了，而最贪心的还是国会的那些人……”

“喂，莫滕，你这是在做无益的后悔，本公司的股票完全卖不出去了。现在半个城的人就在外面进行骚乱，你该想法使损失降到最低的限度。”布拉德平心静气地说道。一阵震耳欲聋的火警闹音打断了他的话。兰德尔·丘奇抓起最近的一个电话，紧急地按下了安全部长的号码。

“这火警是不是报告本楼有火情？”他问道。

“屏幕上没有显示本楼内任何地方有火情，丘奇先生，”安全部长的声音从电话广播系统里传出来，“但警报表明在本楼周边的某个地方，您要我去看一下吗？”

丘奇举眉看莫滕，莫滕摇了摇头，“不，弗雷德，暂时呆在里面，如果发现任何情况，马上告诉我，好吗？”丘奇刚放下话筒，电话又响了，他拿起电话，“什么？是，他在这。”他把电话递给莫滕，“国会打来的，”他凄凉地说。

几分钟以前，在大楼的后侧，一小股抗议者设法悄悄地溜到被一面无窗墙壁包围的一个狭窄地方。按照精心演

习过的计划，他们袭击了装有易燃包装材料的交通壁洞，把货盘变成柴堆，在一个二十英尺的丙烷汽油桶下点起了火。

然后他们把汽油倒在燃烧的物体上，拼命逃跑了。

“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驳斥我说的那些话？绝对不行！他们现……”

“莫滕，你能不能现在就发一个声明？我们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准备好。”

“兰德尔，你听见他们的话了，他们要的是我，现场，在电视里，就是现在，不然的话，他们会以你闻所未闻的种种指控来责难我。”莫滕的秘书简满眼惊恐，自从工作以来，她一直呆在法马韦克斯公司。她恳求说：“莫滕，你不能去那里，那样太危险了。”

“至少不要一个人去，”布拉德说，“我跟你一起去。”

“我不是小孩，布拉德，”莫滕叹道，“或许我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但你并没有责任使自己冒那样的险。”

“你是在跟我谈论冒险吗？”布拉德不屈地开玩笑说：“你先想想是什么把我拉进这场游戏？无论怎样，我还有私人的理由跟你在一块，咱们走。”

火越烧越猛烈，容器里的丙烷汽油开始膨胀，渐渐地，容器内的气压升到远远超过它能承受的限度。

莫滕和布拉德从大理石装饰的大厅里拥成一团、惊慌

失措的雇员中挤过去，只停下匆忙跟警察说了一句话。“先生，您真的有必要出去吗？”一位全副武装的警察问道，“您知道，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但我们不能保证您的安全。”

“我们知道，警官，”莫滕镇静地说：“我们完全是自愿冒险前去的。”

“好吧，祝您好运，先生。”

自动玻璃门滑动开了，莫滕与布拉德走出门外。人群的愤怒像熔炉里爆发的热气一样向他们冲来，他们身后的门刚关上，巨大的爆炸炸掉了法马韦克斯公司大楼的整整一边，炫目的火球带着充满油味的滚滚浓烟直冲云霄。

人群似乎就等着这个信号，冲向防卫警戒线，踩倒警察、摄影人员，冲破障碍物以及拦在他们路上的任何东西。莫滕和布拉德来不及说一句，转身便跑，向安全的大楼逃命。

第二篇

一九九七年二月，莫斯科

—

长轴距的黑色默塞德斯车从莫斯科南边的高速公路主道上开到一条车辆稀少的公路上，公路两侧是零乱而肮脏的雪堆。白桦树至少还得等两个月才会长出叶子，早晨染着霜、清爽，天空像往常的俄国一样，呈明亮的鸭蛋色。轿车转过几道幽僻的车道后，车上的乘客向前倾过身子。

“下个路口向右拐，”他对司机说。在这条崎岖不平，只能行驶一辆车宽的路上走了几百码后，它向右通过几道沉重的锻铁门。车一过去，这些门便“咔嗒”一声自动关上，声音轻得使人难以听见。经过几道门后，轿车突然停在一座别墅前，司机从车上下来，赶忙为他的乘客拉门。这是位杰出的中年俄罗斯人，身着开士米大衣，手提公文包。

一位着装随便的年轻人出来迎接他，“早上好，维克

特。”他喊道，满脸笑容。

“早上好，鲍里斯，”年长一点的人答道，一边扭头看着别墅周围保持得漂亮的地坪。即使覆盖着一层薄雪，还是看得出这地方维护得这么好，是花了不少钱的。就维克特所见过的，春夏两季这里很美，修剪得十分整齐的草坪环绕着一片小白桦树林。“哪怕是现在这个季节，这地方还很好看。”他称赞道。

“我很幸运拥有这样一位园艺师，麻烦的是，他能干得很，开始自立门户，现在他雇了十个人，他们照看这里所有的别墅，也赚了不少钱，冬季时不需要为他们的生计操心！”

“可我们不能守旧规啊，对不对？”维克特嘟囔着，用左手换拿皮包，脸上表现出有点痛苦的样子。

“肩膀还痛吗？”

“做了几个星期的理疗和按摩，不见有任何好转。”

“你得放弃打网球了。”

“才五十五岁就放弃？我可还没有这个想法。”好像要证明这一点，维克特在他同事前头轻快地跑上石阶。

鲍里斯只简短地吩咐了一下他的管家玛华，便赶上去帮维克特脱下大衣，把衣服放在大厅的一把椅子上，然后带他参观室内摆设，直到来到楼下的大房间，他们就在这里会谈了。

“我看你把自己的工资更多的花在古玩上了，”维克特用一种嘲弄口气说道，用手抚摸着一把精致的里拉琴形状的红椅靠背。“别德梅尔牌，我说得对吗？”

“差不多，”鲍里斯说，不愿使他的上司显得无知，“实际上，是奇彭戴尔牌。”

“奇彭——什么？”

“一位英国细木工，很长时间以前，我在加里宁买的，可能你以前没见过。你上一次从这里走后，我把屋里的东西都搬动了一下。”

“卖椅子给我的那位妇女告诉我，她曾祖母是一位苏格兰木材商，当她嫁给加里宁一位木材商的儿子时，带了八把这样的椅子作为嫁妆的一部分，当然，要买下八把椅子是……”

“对拿你这样多薪水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他的同事打断说，眼睛里闪出一道令人捉摸不透的微光。

“按你说的，不可能，”鲍里斯赞同道，心里猜想着他的同事什么时候才会扯到他真正的话题上来。维克特·马拉钦坐到那把奇彭戴尔牌椅子上，鲍里斯坐在正对面的一把破旧的低靠背长沙发椅上。他不去买个莫斯科大商店正在进口的时髦意大利真皮沙发，真令他的同事认为他发疯了。然而鲍里斯就喜欢这样，尽管皮已磨损出现裂纹，甚至坐上去时里面的弹簧会“蹦”地一声弹起来。

确切地说，鲍里斯的神经还没完全绷紧，但已有点紧张了。尽管两人是朋友，可对方终究是他的老板。很显然，维克特正审时度势，以便正式谈话之前，控制住场面。

他环视着房间里混合摆设的俄罗斯农民家具和非常豪华的欧洲货；前者是鲍里斯多年来舍不得扔掉和保留下来的，后者是在旅游时购买的。别墅前前后后茂密的白桦树

使上午的阳光变得柔和，光线好似擦亮了光滑的树木，增添了地板上双面无绒地毯的色彩。

“不是很久以前，”维克特开腔了，“听说你在美国时学会了享受资产阶级的豪华生活？”

鲍里斯正不知怎样回答时有人轻轻敲门了。身着黑衣的矮胖子玛华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扑通”一声把茶盘重重地放在屋里惟一一件时髦家具——一张巨大的玻璃咖啡桌上，她是从附近村庄来的一位老太太。

她肯定，这个维克特是来给她心爱的鲍里斯找麻烦的。正当她疑心地扫他一眼时，鲍里斯说道，“谢谢你，玛华。”于是她又摇摇摆摆地走出去了。

鲍里斯把红茶倒进高脚玻璃杯，拿起一盘樱桃果酱伸向维克特。维克特没向果酱伸手，而只是从桌上拿起一片柠檬，又靠到椅子上，拍着自己的肚皮说：“恐怕要担心这个。”

“至少尝一片这个，”鲍里斯又拿起一盘羽一样轻的甜霍萝斯特。“我告诉玛华有位重要的客人要来，她便坚持要做这些。”维克特露出牙齿笑了，并动手拿了好几片。

“她不会从锁眼里偷听吧，我希望？”他半开玩笑地说：“既然我俩都知道，这是绝密，不能在城里讨论……”

外面的轿车里，司机按了一下胡桃木挡板上的旋钮，几秒钟内，一根天线从车盖内旋转出来，天线伸直后，一个小碟子从顶部跳了出来。司机扭动旋钮，变动着这个小碟子的方向，以便收到不足三十英尺远房间里的谈话。

最高声音信号显示时，他按下车内立体声音响上的 Record 键，然后在座位上看早晨的报纸，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在西伯利亚寻求一笔财产，千百万卢布已投入这个地方，多年昂贵的研究——听着，让我最后一次跟你讲清楚。

老板们需要硬币，他们必须要有畅销世界的产品，并且一直在指望你的疫苗来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为什么这些年来你要什么就给什么，就是这个原因了。然而，我们的金娃娃说要放弃整个工程！”

“但是，维克特，这很危险，”他辩论道：“如果不是很严重话，我不会在这个阶段放弃的，你们还没见这疫苗的副作用。我已经看见了！”

维克特迅速地把食指压到嘴边，向外面车道上正在等待的轿车点了点头，鲍里斯马上接着说下去，但他把准备告诉他老板的那些细节省略了。

“作为一名研究科学家，十年的经验告诉我，如果处于这个阶段的情况还显得这样糟，那就不大可能好转了。”鲍里斯继续说：“我的意思是要把这条线上的研究全部撤掉，重新开辟一个新的渠道。”

“知道，他们已看过你的报告，但时间不允许。他们在你和你的研究上已花费太多。现在我们需要现金，他们想知道的是需要多少时间便可研制出抵消副作用的解毒药。”

“那很简单，”鲍里斯狞笑道，“最好的解毒药就是把这

鬼东西全烧掉，永不使用。”

“鲍里斯，老朋友，你不懂，是不是？如果是因为不理想的副作用，老板们不能从你的创新疫苗上赚钱，那么，他们要从解毒药上赚钱，你得开发这种解毒药。尽快地开发，除非你想去调查西伯利亚的房地产市场。”

“你是说他们发疯了，在这个阶段要把东西抛到市场上去？如果知道这药的副作用，不会有人买的！还没在人体上试验呢，无论怎样，我拒绝交出情报资料，我情愿毁掉整个……”

“恐怕太晚了。就在这个时候，你所有的计算机档案文件，所有的研究记录和样品都正在输进我们新西伯利亚的一所绝密研究院，除了那些动物试验结果，所有的结果理所当然销毁了。”

鲍里斯跳了起来，把茶盘撞落在地板上。他气得发抖。“这太可怕了，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是犯罪——不道德！尤其是你！”

维克特小心地放下杯子和茶托。“我知道有人感到被出卖了。老实说，我也不怎么喜欢那样做，我们已经是很长时间的老朋友了，我情愿自己没必要这样做，但我们俩都属于老板，鲍里斯。我也不相信那些盐矿。所以我被派来告诉你，无论你喜欢与否，那东西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计划是十分长远。几天前，我们放出风说，你的动物试验已达到有趣的阶段。你的助手切尔诺夫——他是我们的人，你知道吗？他已授权招来客户但不发货。我们打算让外国朋友进来，自己动手。”

“所以，你最好的是——也是你惟一能做的，是着手开发解毒药。我受令今天就把你请回莫斯科，你可以使用你原来的队伍同你干，并且，你甚至还可以出国旅游。实际上，他们想让你去伦敦，去参加五月份的会议，这一切都计划好了。惟一的区别是你以坎汀斯基的身分去。”

鲍里斯震惊地跌坐在椅子上，说不出一句话，动弹不得。想一想，他与维克特的友谊竟会是这样的结局。当他还是学生时，这位年长者激励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度过五年时间做免疫化学研究课题，这在前帕勒斯托伊卡时期对克格勃特工来说是闻所未闻的特别优待。在这五年间，他以伊凡·坎汀斯基的假身份生活，充分享受美国所能提供的一切，然后回到俄罗斯，在克格勃的庇护下以政府研究科学家的身分工作。

当他心爱的耶利娜因低劣的手术流产患严重败血病死亡后，他变得神志混乱，又是维克特走进了他的生活。数月的时间里，他不能正常工作。要不是维克特，他的事业早已完全枯干。同样是维克特，设法使国家工作谍报局同意让鲍里斯领导俄罗斯政府的生物学工程，努力开发具有避孕—预防艾滋病的多功能性疫苗，他知道，耶利娜死后，鲍里斯会全身心投入这样的工程。

十五年以来，鲍里斯一直把维克特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他一直认为他们的友谊是纯真，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真是太天真了。条件是肯定有的，现在维克特就在操纵这些条件。

“我一生中，有人要我做过许多邪恶的事，但这是最糟

的一件，这件事与我一生的奋斗目标相违背。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人类的成员，我真的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决不干！我情愿冒任何风险——羞辱，流放，甚至被枪毙——”

“这些话听起来非常崇高，鲍里斯，”维克特毫不动情地说：“但如此壮烈的牺牲精神不在选择范围内。让你蒙羞或流放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我问你，你的同事怎么办？比如说维娜·费利玻瓦，你同她工作了好些年……”

“所以？”

“她有个小女儿。她叫什么来的。”

“你知道这孩子的名字，该死的！”

维克特笑容温和。“当然，小莉迪亚，我想她有九岁了，在学校过得很好，她的那所特别学校。”

“我不相信老板们会卑鄙到故意伤害一个小孩的地步。”

“哦，孩子不会受到真正的伤害，但因为她的妈妈属于你们小组一位高度尊敬的成员，她才能有这样优秀的教育。”

“你是说，为了报复我，你们要把维娜·费利玻瓦赶走？”

维克特耸耸肩，“你自己知道我们俄国人的驾驶技术是多么差劲，我们的轿车是多不可靠。并且，我担心，我们的公路根本没保养好。当然，一位科学家死了，对她的职业也是一种损失，但她的那位独生女不能呆在那所特别的大学预科学校。还有你去年招进的那名实验室技工，叫费利克斯·维宁，是不是？一个英俊的年青人，他好像很喜欢生活，你说是吗？”